

汉语与约鲁巴语结果补语结构的语义逻辑分析 Semantic and Logical Analysis of Resultative Complement Structure in Chinese and Yoruba

Yewande Mulikat Olabinjo

Language Depart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mail: y.olabinjo@yahoo.com

摘要:

补语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点。在语义上，结果补语有动词或者形容词和后面的补语组成。论到动补结构的语义分析时，最普遍的分析方法是传统分析法。本文从逻辑上的角度分析汉语和约鲁巴语中的结果补语结构所表示的意义。我们使用了基于戴维森“事件”的语义分析方法解析和观察结果补语结构呈现的意义。在他们贡献的框下，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语义分析方式，而企图找出最合适分析出结果补语所呈现的意义的分析法。如谓词逻辑法、SUM Operation、 θ 角色分析等。为获得汉语丰富的语料，我们使用近代的《儿女英雄传》为语库。由于作者的母语是约鲁巴语，我们就能获得最精彩的约鲁巴语例句。

关键词：结果补语、 θ 角色、语义、状态补语；

Abstract

Complements are core aspects of language research. Structurally, the resultant complement is made up of a verb or adjective and its complement. This work is a 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resultative complement structure in Chinese and Yoruba. Using the Davidson (1967) "event" framework analysis of complement structure, we did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both in Yoruba and Chinese language, while considering all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presented in both languages. In finding the appropriate logical analysis, we made use of predicate logic, SUM Operation, θ roles etc. as tools for our analysis. In order to obtain a rich corpus of Chinese language, we use popular Chinese literary work "The Gallant Maidian" as the corpus. The author's mother tongue is Yoruba language.

Keywords: Resultative complement, Theta-role, semantic analysis, complement state;

1.0 引言

在汉语语言中，结果补语（动结式）有中心语和补语。形式上由动词或者形容词加补语组成。在语义上，动结式中的动词或者形容词和它后面的补语不是并列关系，而是补充说明关系。也就是说，后面的补语补充说明前面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汉语动结式形式有： V_1+V_2 、 $V+ADJ$ 、 V_1+V_2+O / $V_1+ADJ+O$ 、 $V+O+C$ 等肯定式¹。否定式一般有 $V+O+不+V$ 、 $V+不+A$ 、 $V+不+V$ 等。“ V_1+V_2 ”形式可以是“及物动词” V_t+V_i “不及物动词”或者“不及物动词” V_i+V_i “不及物动词”结构。“ $V+ADJ$ ”形式中的“ V ”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或及物动词。

约鲁巴语的动结式和汉语的相似也；由中心语和补语组成。中心语一般是动词或者形容词，后面带补语。形式上，约鲁巴语的结果补语比汉语的简单很多。约鲁巴语结果补语的肯定式主要有 V_1+V_2 、“ $ADJ+V$ ”、“ $V+ADJ$ ”、“ $V+ADJ+O$ ”、“ V_1+V_2+O ”、“ $V+O+C$ ”、“ $V+O+C$ ”。否定式一般有“否定词+ VV ”或者“否定词+ VOC ”两个形式。“ V_1+V_2 ”形式中的“ V_1 ”一般是不及物动词，然后加上及物动词。否定形式中的否定词，只能出现在结果补语前面。约鲁巴语的否定式没有汉语灵活。汉语的否定词可以出现在“ $V+C$ ”结构中间、宾语后面，但是约鲁巴语的否定式只能出现在“ V_1 ”前面。

本文一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解释了理论与逻辑分析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结果补语的意义；第四部分讨论了带“得”结果补语的语义；第五部分是表示不同意义句分析；第六解释了接近结果补语结构——状态补语；第七部分是总结。

¹ 魏培泉 (2000) 认为结果补语形式有 $(NP1)+V1V2+(NP2)$ 、 $(NP1)+V1V2$ 、 $(NP1)+V1+(NP2)+V2$ 等。

2.0 理论与逻辑分析的必要性

自从戴维森（1967）在“动作”句的逻辑语义中引入事件变量以来，学界便使用基于他的分析法分析不同具有“事件”成分的句类。事件句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的语言概念。许多学家如 James Pustejovsky（1991）、Christopher Kennedy（2007）、John Beavers（2012）、Marcus Kracht（2004）、Chen-Sheng（2010）等都已经对该语言现象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的理论框下，我们将分析汉语和约鲁巴语中具有事件的结构。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找出最恰当地解释汉语和约鲁巴语结果补语结构中的中心语和补语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方法，然后调查在逻辑是否能揭示出汉语和约鲁巴语结果补语结构。我们将调查：一、语义逻辑是否相当表示出两个语言的结构所含义？二、结构中的成分有哪些语义因素。三、因素有哪些功能？

本文主要分析动补语结构所表出的意义，并没有把另一个语言的规则借入汉语或者约鲁巴语中。

逻辑分析的必要性：

- 一、 逻辑分析很准确。
- 二、 它主要分析句中的条件是否符合补语的条件。比如在结果补语，逻辑分析则分析例句是否有两个事件，而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存在使役和成为关系。这个是结果补语主要特点，结构中的中心语作为“使役”事件和补语是中心语引起的“成为”事件。逻辑分析只会观察这两个事件是否符合结果补语的条件。
- 三、 逻辑分析不在乎句型，只看句中的特点。
- 四、 定义容易。给动补结构分类时，有的学者总认为补语分类有问题或者分类不正确。如果使用逻辑，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出现。

3.0 语义分析

动结式句中，基本上发生的事件有两个，第一个揭示主观所做的动作行为；第二事件表示经过动作之后发生的事件或者状态。按照结果补语规则，第一个事件会导致了第二个事件。

“V+C”结构中，前面的“V”动作为第一事件和它的补语“C”为第二事件。

我们先看下面表示结果补语的语义解释是否能分析出结果补语所呈现的意义。在（1）句中，“吃”是第一个事件和“饱”是第二个事件。下面我们使用了谓词逻辑法²看

[1] 他吃饱了。（他 + V_t + C）

按语义成分分析，这句能分为两句：“他吃。”“他饱”

$$\llbracket \text{吃} \rrbracket g : D \rightarrow \{0,1\}$$

$$\text{for all } x \in D, g(x) = 1 \text{ iff } x \text{ 吃}$$

$$\llbracket \alpha \rrbracket = \llbracket y \rrbracket (\llbracket \beta \rrbracket)$$

$$= \llbracket \text{吃} \rrbracket (\llbracket x \rrbracket)$$

$$\llbracket x \rrbracket (\llbracket \text{吃} \rrbracket)$$

“他饱。”也是一样的成分。 $\llbracket \text{饱} \rrbracket \mathcal{F} : D \rightarrow \{0,1\}$

$$\text{for all } x \in D, f(x) = 1 \text{ iff } x \text{ 饱}$$

$$\llbracket \alpha \rrbracket = \llbracket y \rrbracket (\llbracket \beta \rrbracket)$$

$$= \llbracket \text{饱} \rrbracket (\llbracket x \rrbracket)$$

$$\llbracket x \rrbracket (\llbracket \text{饱} \rrbracket)$$

² Agler W. David. 1982. Syntax, Symbolic logic: semantics and pro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上面解释说：“他吃”=1，“他饱”=1，当且仅当如果有个体“他”和“他吃”当真的时候，那么“他饱”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上面两个句子都是不同的句子，所以要结合起来，才像动结式句。

这两个成分混在一起成为：

$$[[\text{他吃饱了}]] = \lambda x. [[\text{吃}]](x) \wedge [[\text{饱}]](x)$$

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观只有一个“他”，而且“他吃和饱”。约鲁巴语结果补语也可以这样分析。看：

[2] Mo ti sá tán.

我已经跑完

“我已经跑完了。”

$$[[\text{Mo ti sá tán}]] = \lambda x. [[\text{sá}]](x) \wedge [[\text{tán}]](x)$$

上面的分析看起来完美。它把两个事件分清楚了，也分清了谁是主语。这个方法只能分析简单的句子。如果例句中有施事者、受事者、语义指向不同这个方法分析不了。我们再看另一个句子，这一次有主观和客观。

[3] Mo jẹ oun tán.

我吃东西完

“我吃完东西。”

$$[[\text{Mo jẹ oun tán}]] = \lambda x \lambda y. [[\text{jẹ}]](x) \wedge [[\text{tán}]](y)$$

[4] 他哭醒了妈妈。

$$[[\text{他哭醒了妈妈}]] = \lambda x \lambda y. [[\text{哭}]](x) \wedge [[\text{醒}]](y)$$

在上面（4）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句子具有连续两个事件发生；二、两个事件不是同一个人做的。一个人哭、另一个醒。在（3）中的事件的也指向不同的对象。第一个事件指向主观和第二的事件指向客观。

仔细看上面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注意到分析中提供的信息和结果补语呈现的信息相比，会发现逻辑分析中有许多细节被遗漏了。比如带宾语的句型；有些动结式结构的内含意义该逻辑分析并没有提出：

- 一、 谁是主观或者客观；
- 二、 第一和第二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
- 三、 事件之间哪个是动作或者状态；
- 四、 前面一个事件是否引起了后面第二事件；

动结式最重要的关系便是第一事件和第二事件，亦即使役的（cause）和成为（become）关系——[[第一事件]使役的[成为[变为]]，序列中的事件依赖于前个事件³。请见（5）

[5] 他吃饱了。

$$[[\text{他吃}]] \text{使役的} [[\text{成为}]] [\text{他饱}]$$

上面的分析法只能说明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分析（3）类似的句型就不能分别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

为了很清楚地分析动结式的每一细节，我们把组合事件视为一个大事件的子事件——如果 e_1 、 e_2 是事件， $e_1 \leq e$ 、 $e_2 \leq e$ 。“ e_1 、 e_2 ”属于这个大的事件“ e ”。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就是论点结构中的题元角色（ θ 角色）如，施事 Agent（Ag）、客体 Theme（Th）、体验者 Experiencer（Exp）等。观察动结式的语义时，不能跳过 θ 角色理论，因为动结式句中都出现 θ

³ 在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1998:109) 的事件模式中，根可以修改ACT或成为BECOME的参数。

角色。θ角色能够进一步分析主语和宾语之间的联络和关系。我们再使用 SUM Operation⁴ 加上 θ 角色分析下面的句子：

- [6] 他使用手扭断了锁进去，只见挨北墙靠西也有个小门关着。（第七回）
 ≈ 他手扭断了锁。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扭}(e') \wedge \text{Ag}(e') (\text{他手}) \wedge \text{断}_s(s) \wedge \text{Th}(s)(\text{锁}) \wedge e=e' \mapsto \vdash s.$$

- [7] Títí mu omi kú.
 名字 喝 水 死
 “Titi 喝水死了。”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mu}(e') \wedge \text{Ag}(e') (\text{Títí}) \wedge \text{kú}_s(s) \wedge \text{Exp}(s)(\text{Títí}) \wedge \text{Th}(e') (\text{omi}) \wedge e=e' \mapsto \vdash s.$$

上面的分析考虑到句中所有 θ 角色，“扭”为第一个独立事件、施事——他手、断——“锁”的状态。在（7）中第一事件的施事者是“Títí”、第二事件的受事者也是“Títí”但是第一事件的受事者是“omi”、 \mapsto 表示“使得”连接。

在解析中，不仅仅指句子的每一个 θ 角色如 Ag、Exp、Th；也很清楚地解释了每个角色的对象如：AG~第一个事件和第二事件（状态）；指出了第一个事件和其补语的语义关系及链接，如 e' 引起了 s（状态）；也有说明了结果补语条件——第一个事件要导致第二个事件。在（6）和（7）中，第二事件产生了一个状态。

在逻辑分析中，“ \mapsto ”标志在（7）表示“扭(e’)”导致了“断”状态。⊢ 的功能即是把任何事件或者状态映射到其起因者，相当于动结式“得”字。

动结式的不同句型也可以分析，主要是句中有两个事件。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如下：

- [8] 例上杀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凶手，本官就是偌大的处分。（第十一回）
 ≈ ∅ 杀死一家三命。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杀}(e') \wedge \text{Ag}(e') (\emptyset) \wedge \text{死}_s(s) \wedge \text{Th}(s)(\text{一家三命}) \wedge e=e' \mapsto \vdash s.$$

上面句型比较特殊，因为句子根本没有提到施事者 Ag，只有 e、Th 和 S，因此只能使用“∅”表示施事者不存在。

4.0 带“得”的结构

在汉语中“得”的本意是“获得”⁵。在结果补语“得”表示第一事件发生后得到某个结果。不带“得”的句子结构中的事件（1）和事件（2）之间也是存在了“获得”的概念。第一事件发生后也是得到了第二事件的结果或状态结果。（9）例句是有“得”的。

- [9] 佛堂早已点得灯烛辉煌，香烟缭绕。（第三十六回）
 ≈ 佛堂里早已点得灯烛辉煌。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点}(e') \wedge \text{Ag}(e') (\emptyset) \wedge \text{辉煌}_s(s) \wedge \text{Th}(s)(\text{灯烛}) \wedge e=e' \mapsto \vdash s.$$

在约鲁巴语和汉语，“得”有相似的成分，但是它在约鲁巴语的应用条件比汉语的复杂。“ $\acute{u} \dots fi$ ”表示出来的意思和汉语“得”相同。它的意义就是“一直到”。在句中表示出“第一事件”一直发生到“第二事件”为止。“ $\acute{u} \dots fi$ ”中得要插入宾语不管句子原来有没有宾语。比如（10）例句没带“ $\acute{u} \dots fi$ ”，宾语是“okùn~绳子”。如果我们加上了“ $\acute{u} \dots fi$ ”然后就组成（11），“ $\acute{u} \dots fi$ ”中间需要再加指向本句宾语“okùn~绳子”的代词或者重复“okùn~绳子”如（11）。（12）有第三

⁴ SUM Operation 和 θ 角色分析有 Parsons (1980, 1985, 1990) 先使用的，后来其他学者如 Carlson (1984), Krifka (1989, 1992). 等也提到了。

⁵ 杨建国（1959）、王力（1958）、杨平（1990）、吴福祥（2002）等都持同样的看法。

身代词“ó”在“tí... fi”中间。(13)也是一样可是“ó”是指向施事者的。

[10] Adé fà okùn gùn.

名 拉 绳 长

“Adé 拉绳子长。”

[11] Adé fà okùn tí okùn fi gùn.

名 拉 绳 到 绳 长

“Adé 把绳子拉得长。”

[12] Adé fà okùn tí ó fi gùn.

名 拉 绳 到 它 长

“Adé 把绳子拉得长。”

[13] Ó mu ọ́tí tí ó fi yó.

他 喝 酒 到 他 醉

“他酒喝得醉”

上面增加的成分并没有让句子分析更加复杂，因为宾语和代词或者重复的宾语都是指向同一个对象的。

5.0 不同意义句

有的时候，一个例句可以呈现两个不同的分析法。如以下例句的意义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分析法，句中“哭”可以分析为一种状态，也可以看为动作。分析为状态时， e_1 发生后就引起Th的s状态；分析为动作时，句子就有了两个事件— e_1 、 e_2 ，两个之间的关系还保持“一”引起“二”的节奏。

[14] 老师骂哭他。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骂}(e') \wedge \text{Ag}(e') (\text{老师}) \wedge \text{哭}_s(s) \wedge \text{Th}(s)(\text{他}) \wedge e = e' \mapsto \vdash s$$

或者:

$$\lambda e. \exists e_1 e_2. \text{骂}(e_1) \wedge \text{Ag}(e_1) (\text{老师}) \wedge \text{哭}(e_2) \wedge \text{Ag}(e_2)(\text{他}) \wedge e = e_1 \mapsto \vdash e_2$$

[15] Ọmọ kú sùn.

孩子 哭 睡

“孩子哭睡。”

$$\lambda e. \exists e_1 e_2. kú(e_1) \wedge \text{Ag}(e_1) (\text{Ọmọ}) \wedge sùn(e_2) \wedge \text{Ag}(e_2)(\text{Ọmọ}) \wedge e = e_1 \mapsto \vdash e_2$$

或者:

$$\lambda e. \exists e', s. kú(e') \wedge \text{Ag}(e') (\text{Ọmọ}) \wedge \text{哭}_s(s) \wedge \text{Th}(s)(\text{Ọmọ}) \wedge e = e' \mapsto \vdash s$$

这种句子分析让一些学者认为结果补语和状态补语是同类的。蒋绍愚⁶等（2005）认为状态补语是结果补语的一种语义表现形式。

6.0 状态补语

状态补语主要表示某些V引起的情貌或者状态。状态补语侧重于描摹结果呈现的状态。状态补语结构和结果补语的S比起来，状态补语S可以描述更复杂的状态现象。结果补语中的

⁶蒋绍愚、曹广顺（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商务印书馆，2005.

补语分析成 S 时，是否可以归为一种状态补语？其实，语义上解析有些结果补语中的补语可以分析为状态补语，如（14）和（15）。这是因为状态补语中的补语也是描述了前面事件引起的状态的结果。第一事件引起某种状态（ $e' \mapsto \vdash s$ ）时，我们可以归纳为状态补语。状态补语中的补语可以描述很复杂的状态。如（16）中的补语描述的是前面事件引起的面貌状态。（17）也一样。

[16] 那人正低了头走，肩膀上行李又沉，走得满头大汗。（第十四回）

≈那人走得满头大汗。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走}(e') \wedge \text{Ag}(e')(\text{那人}) \wedge \text{满头大汗}_s(s) \wedge \text{Th}(s)(\text{那人}) \wedge e=e' \mapsto \vdash s$

[17] Ó sunkún tí ojú è fi wú.

他哭 得眼 他 中

“他哭得眼肿。”

状态补语中的补语无论多复杂，其中的 θ 角色总会很清楚，因此我们容易分析得很明确。如（17）“眼肿”明确地指的是主语“他”。我们再看（18）中的 θ 角色没有（16）和（17）那么明显。它有两种解释，例句中的离奇可以指：一、话很离奇；二、说话方式离奇。第一个有“话”为 Th 和其 S 是离奇；第二个解释中，S 离奇的 Th 是说话方式。分析时，我们要分清楚句中的 θ 角色才能分析正确。

[18] 安老爷听他这话说得离奇，疑信参半，忙问：“贵堂官是那位？”（第三十六回）

≈他这话说得离奇。

7.0 总结

结果补语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语言语法点。在语义上，结果补语由动词或者形容词和后面的补语组成。语义分析只针对结果补语所表示出的意义。在结果补语结构中，动词或者形容词和其后面的补语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补充说明关系。我们把结果补语解析为事件。虽然约鲁巴语和汉语中的结果补语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可是都存在了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加上了它们的 θ 角色作为我们语义分析的主要对象。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语义分析方式，而我们发觉最合适分析出结果补语所呈现的意义是 SUM Operation 加上 θ 角色分析法。状态补语和结果补语的语义的联络在于两个都呈现结果义。结果补语表示第一事件引起的结果（e）和状态补语补充说明第一事件引起的结果的状态（S），因此它们的语义解析很接近。这种分析能够帮助学界分析更多状态的句型。

参考文献

1. Agler W. David. *Syntax, Symbolic logic: semantics and proof* (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82.
2. Davidson, Donald.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In Nicholas Rescher (ed.).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7.
3.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 商务印书馆，2005.
4. John, Beavers.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ense and Aspect*, 2012.
5. Parsons, T.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6. Rappaport Hovav, Malka & Levin, Beth. *Building verb meanings*. In Miriam Butt & Wilhelm Geuder (eds.)[M].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8.
7. 魏培泉. *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00b 71.4:807-856.